

LOVESWEPT(R) is a trademark of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Loveswept

They are Stories of
very important ingre
able stories in the
of consistently high
make you cry, but a
prises within their p
Most romance fans
they keep. Others n
each LOVESWEPT

屠魔英雄

獨家獲得授權出版全球中文版

The Touch of Max

Kay Hooper

凱·琥珀●著 吳玟琪●譯





精美名著 2006

屠魔英雄

The Touch of Max

作者：Kay Hooper
凱·琥珀

譯者：吳玟琪

精 美 出 版 社
發 行

屠魔英雄／凱·琥珀(Kay Hooper)作
；吳玟琪譯。——初版。——臺北市
：精美，民82
面；公分。——(精美名著；
2006)
譯自：The touch of max
ISBN 957-716-034-4(平裝)

874.57

82002586

屠魔英雄

The Touch of Max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 1993

◆原 著：Kay Hooper

◆譯 者：吳玟琪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執行主編：曾敏英

◆出版者：精美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 話：7911197·7918627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 撥：0017944-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排 版：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台北市八德路4路8號2F-1 電話：7634466

◆Copyright ©1993 by Kay Hooper

©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Gin-May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82年4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國際書碼：ISBN 957-716-034-4

◆Printed in Taiwan

They are Stories of true romance and touching emotion. We believe those two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s are constants in our highly sensual and very believable stories in the *LOVESWEPT* line. Our goal is to give you, the reader, stories of consistently high quality that may sometimes make you laugh, sometimes make you cry, but are always fresh and creative and contain many delightful surprises within their pages.

Most romance fans read an enormous number of books. Those they truly love, they keep. Others may be traded with friends and soon forgotten. We hope that each *LOVESWEPT* romance will be a treasure--a "keeper".

這是一系列動徹心扉、沁人心脾的羅曼史，它們將引領讀者邁向真實的高感官世界中。我們的最終目標，便是將萬千珠璣雋語奉獻親愛的讀者們，讓熱中羅曼史的朋友能共同分享這股感情洋溢的甘泉。在這一連串悲喜交集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教人愁腸百轉、有些則教人笑逐顏開，它們皆固持鮮銳創新的本質，在冥冥之中，自有一灣驚喜的涓流穿梭字裏行間。

我們衷心期盼此系列文籍在推出後能深受讀者眷顧，企望這每月三次的羅曼史旋風，能長久盤桓您們心中，成爲一顆值得珍藏的寶石。

·幕起·

第一次看見她時，他的眼光片刻也離不開她。他並不驚訝發現自己被她深深吸引……



馬克仕——他具影響力，像謎一般，是個在黑暗中頗具危險性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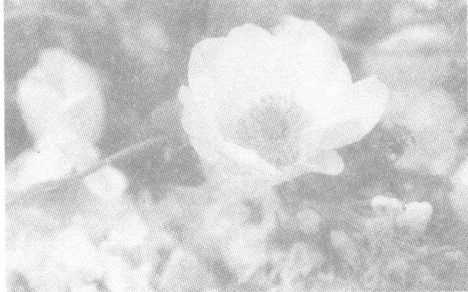
他富有，神祕，愛上一個不欲人知過去的女子，而無法自拔。美麗令人難以忘懷的狄娜·雷頓讓他分神，無暇顧及潛在的危險。馬克仕·班尼斯特是否會因而失去他價值連城的珠寶收藏？她讓他一見鍾情，是命運為他安排的伴侶——要安撫那個幾乎將她誘入無盡黑夜的恐懼，需要的不只是勇氣。

·屠·魔·英·雄·

LOVESWEPT

♥004

他迎戰纏擾她的惡魔，除去傷害她的惡獸。發誓要愛她直到悲慘的記憶被狂喜取代，馬克仕克制自己對她的慾望，他用唇用手來珍愛狄娜，霸道卻充滿愛意地對待她，直到她燃起火熱的要求。一旦他使她忘掉其他的男人，使她了解她一直是值得被愛的，狄娜會將心房完全打開，接納這個可以替她的靈魂療傷的男人嗎？



盡情徜徉飛翔吧

讓 Loveswept 伴您遨遊——

奇幻、甜蜜的愛情樂園



當落幕之後

或許 您盡可揮撒

屬於自己的 Love Stories

——一位彩虹繆思



楔子

這是一個相當典型的舊金山之夜。在閣樓外，隱藏在黑暗中的霧捲進來，濕濕地附著在這個城市上。閣樓裏，幾盞燈的亮光輝映在古老的家具上，而在起居間裏，大理石火爐中必剝剝的火焰聲是唯一的聲響，打破這個深沉的寧靜。

輕皺著眉頭，坐在沙發上的這個男人注視著火苗，他說話時並不看他的客人。「你為何認為你抓得到他？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任何可能的嫌疑犯。一個謠傳的名字，就只知道這麼多而已。」

他的客人一邊說一邊踱步，而後坐到附近的一張椅子上。像這個主人一樣，他講話時把聲音壓低。「只要用對餌，什麼都抓得到，不管是誰。你現在必須提供的餌，一定有辦法把他揪出來。」

「保證你會引出任何一個你說得出名字的小偷，他們會多到互相把彼此擠倒。」
「不會那麼糟，嚴密的保全系統可以防止所有的小偷——嗯，除了那種頑強的角色之外。」

「嚴密的保全系統？」坐在沙發上的男人淡然而笑。「你我都知道保全只是種幻覺，就是有最新式的技術也一樣。當然，那些不成氣候的小賊是不敢來，但是對那些有非分之想的小偷而言，仍有一展身手的餘地。」

這個客人點頭同意。「我懂，但說真的，沒多少人敢動你班尼斯特的收藏，任何小偷要脫手這些既出名又價值連城的東西都困難得很，冒這種危險實在是得不償失。我敢說用這個餌誘出來的一定是個收藏家，而不只是草率行動的偷兒。」

「有些小偷是收藏家沒錯。」

「不多，但我們在追查的這個是。看看他的紀錄，他在過去三年來偷的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不僅具有光輝歷史，而且大多數都有所謂的詛咒附在上頭。就像玻琳鑽一樣，有一個謠言，傳說玻琳鑽來自外太空，公開展覽會讓那個人口水流個不停。」這個客人接著轉個話題補充道：「我不想冒著丟掉整批收藏品的危險。這個狂人很貪婪，如果我們讓他有機可乘，他會偷走任何可以到手的東西。」

「我不能單獨展覽玻璃鑽，它是展覽的一部分。而且我已經不只一回公開說，每一件東西我都不單獨展出，如果我突然改變主意，再笨的小偷都嗅得出這是個陷阱。」

「該死，我不知道你說過這話。我不敢教你冒著失去這批收藏的危險，太危險了。光一件，我有辦法保護，但如果全部的東西都集中在一個地方，他躲過我……他就可以得到全部的東西。」

「餌也跟著魚一起丟了。」重新注視著熊熊的火光，沙發上的這個男人巧然地說，「集結了這批收藏花了我們家族的人幾乎五百年的時間。」

「我知道。」然後是一陣很長的沉默，然後這個客人說，「這是個瘋狂的主意，我會試著另外想辦法，馬克仕。」

馬克仕·班尼斯特給他的客人一個苦笑。「無法可試了，你是知道的，你需要的這種餌很少見，現今，我想不出另一個肯冒這種險的收藏家。」

「我不能要求你接受。」

「你還有什麼選擇？」

這兒不亮，但是她順著大廳躡手躡腳地走時，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躡手躡腳，是一個正確的形容。馬克仕認為，她那樣小心翼翼的走法，像是藏著什麼東西不讓人瞧見。他兀自站在陰影裏，她看不見他，但他有光明正大的理由站在這個博物館的側廳，因為他的收藏很快要在那展出。

而狄娜·雷頓沒有。

她靠近時，他看著她，甚至覺得她出現在這頗干擾他。他並不驚訝發現自己被她深深吸引，事實上，他的眼光片刻也離不開她，即使在昏暗中也可以看出她不是那種汎汎之輩。

她的頭髮是亮麗的紅色，沒有任何一瓶染髮液可以染出這種紅色，即使是在昏暗的

照明中，在這個博物館幽暗的走廊，它仍閃著金色和紅色。她有著粉白無瑕的皮膚，和她有活力的頭髮及深邃分明的寶藍色眼睛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她是個美人，馬克仕第一眼見到她就注意到了。這當然沒什麼特別的，除非他瞎了才會忽視她的美麗。或是記得她優雅的動作有多麼高貴大方，以及她纖細卻玲瓏有致的身材多麼富有美感，儘管他知道過去這幾個禮拜來她消瘦了許多。

這些都無法解釋他為何對她著迷，二十多年來馬克仕經常碰到漂亮的女人，但她們都沒有像狄娜·雷頓一樣讓他這樣情緒澎湃。一般來說，他不是很注重外在美，雖然他傾向於對旁人快下斷語，但不至於對一個他一無所知的女人迷戀至此。

當她再走近時，馬克仕退到陰影裏，避開工人遺留下的物品，但仍沒將視線從她身上移開。她很顯然是有心事，像在擔憂什麼，或在害怕什麼。在她緊張而且蒼白得出奇的臉上，她的眼睛顯得特別大，而馬克仕覺得他身體中有什麼東西翻攪了一下，幾乎帶點痛苦。

憂鬱的大眼睛和一個很長、很哀傷的故事。

可能僅僅這麼簡單嗎？他對她的著迷只不過因為他確定她遇到麻煩？他的直覺要他盡力去幫忙她，去幫助而不是歸罪，評斷或指責——不論這樣做是否會讓他的收藏或他

自己遭受到危險。這就是他在博物館關門，停止參觀好幾個小時後，仍留在幽暗的博物館裏的原因嗎？為什麼他像影子一樣匍匐而行，看著她又不現身？

還是他只是愚弄他自己？



如果他沒有抓住她，她可能已經摔斷了脖子。狄娜·雷頓對這點無庸置疑。這麼深的夜裏，這個博物館只點著小燈，而她對這些房間、走廊及藝廊的錯綜複雜仍不熟悉，更不用提工人留在側廳的障礙物。其中一個障礙物，一截短木頭，在她不注意時絆到她，她摔了一跤，因為這截木頭把大理石階梯擋了一半，她一定會從二樓一路跌到一樓。

如果他沒抓住她的話。

他不知從哪冒出來的，他及時的援手以及突然出現都嚇到了她。他一定原來就離得很近，但她沒有看見他，也不知道他那麼靠近。

「小心點，」他的聲音很深沉，幾乎像是低吼，但其中也有著一絲溫柔，他強而有力的手穩住她時卻是出奇地溫柔。「沒什麼地方要這麼趕著去，尤其這裏這麼暗。」

等到狄娜可以站起來時，她僵硬地從他懷裏抽身，她的心在跳著，不只是因為剛才差點摔跤。她認得他的聲音，雖然這是他頭一回和她說話。在過去的這個月中——她剛到這個博物館當館長助理——他不斷在她附近的辦公室進出，那些辦公室的設立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神祕過往」展覽。

他的展覽。他是馬克仕·班尼斯特，他擁有班尼斯特的收藏，其中包括價值連城的珠寶及藝術珍品，全將在展覽中展出。

「謝謝，」她好不容易才能用一種幾乎喘不過氣來的聲音說出話來。「我……我會更小心的。」她想要移開身體躲避他，但卻仍站在原地，仰頭看著他，他在陰影中的臉比她感覺中還來得沉穩。

他是個異常高大的男人，六呎多而且體格強健，在白天裏看來令人畏懼，但在博物館微弱的燈光中，他看起來具有天生的危險性，並不會令人感到威脅，但他的危險性單單是因為他有一個剛強的本性，加上不尋常的高大身材，由於自幼所受的教養教他如何去命令他人，所以有一股天生的權威。

儘管她滿懷不安及畏怕，又有高壯的他站在一旁，狄娜仍覺得和馬克仕·班尼斯特在一塊特別有安全感。她甚至可以稍微放鬆自己，除了仍擔心自己無法交代為何她待在這

博物館的這部分，她並沒有事需要在這處理。

他鬆手了，但仍沒有走開。「妳今天工作得很晚，雷頓小姐。」這不是個問句，但在他令人愉快的語調中，有種東西使這句話成為問句。

狄娜愣了一會，他竟然知道她的名字?!但她一會便想通了，他也許知道這個博物館中每一個員工的名字。事實上，他也許知道得更多。因為他即將舉行的展覽所做的措施安排得非常仔細，無疑的，連每個博物館員工的背景也做了調查。當她理解到這點，她覺得背脊一陣發涼。

天啊!為什麼她沒有早點想到?如果她先想到，也許她不會接受這個工作，那麼也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文書處理，」她盡全力平靜地說，回答他暗示的問題。「這裏有這麼多建造工程在進行，以及這個新展覽，而……我想把這裏的工作做好。」

他應該懷疑她，從她的辦公室到這個側廳來的這段時間有什麼文書處理好做，但是他沒有問。相反的，他穩穩地牽著她的手，開始領著她走下這個寬大的大理石石梯。

「現在八點多了，雷頓小姐，肯恩並不希望他的助理工作時間這麼長，」他說，提到肯恩·達蓋，博物館的館長。「況且，最近安全警衛都有點過度緊張，不希望我們晚

上在走廊裏逛。」

狄娜有股想馬上道歉的衝動——投降，放棄，避免任何衝突——但是她壓抑住這種衝動。這比一個月前難多了，使她又增加不少壓力，但是她辦到了。

「因為上週在現代藝術館的搶劫，你在指那個嗎？」她問，維持她的語調和他的一樣平常。

「是的，這是部分原因。」他們到了階梯的最下層，他仍握著她的手，他突然停下來，在要穿過大廳走向辦公室那條走廊之前，他低頭看她，「我會等到妳鎖上妳的辦公室。」他補充道。

「真的沒這個必要，班尼斯特先生。我還要工作個幾分鐘，而且——」

「為了明天的工作嗎？」他仍維持著愉悅的語調。「妳已經待在這裏將近十二個鐘頭了，而且午餐時妳也沒休息。我想妳今天工作太久了，雷頓小姐。」

狄娜又感到一陣冷顫。她曾聽說什麼事都逃不過馬克仕·班尼斯特的眼睛，但他又怎麼知道她整天都待在這裏？在他在樓梯口抓住她之前，她今天可沒看到他。

大廳裏的警衛抬頭看了他們一眼，但是在他們通過之前並沒有問話。狄娜認為她身邊的這個人很少會被盤問，不論是在哪一種情況下。事實上，他想做的幾乎沒有辦不到

的，她不知道一輩子像他這樣過會是什麼樣的感受，那麼自信，天不怕地不怕，可以去命令別人甚至不懂的東西。

現在他們到了辦公室所在的走廊上，這兒燈火通明。她偷瞄了一眼他英俊、帶點剛毅的臉，困難地吞著口水。他有錢得不得了，雖然他很少招搖，在舊金山，他在社會上及財富上都很具勢力。有人謠傳說他是最可親的朋友，最可怕的敵人。她知道她不會想成為他的敵人。

他們到了她的辦公室時，她穿過她小小的、四面沒有窗子的房間，到她的座位那去取她的皮包及外套。他站在門那邊，她注意到他停留在她身上的眼光，她仍然可以感到方才他輕握著她的手臂的感覺，如同他已在她身上某處留了記號。

「我帶妳回家。」他說。

狄娜剛從木頭衣架上取下她的外套，嚇得轉身看著他。他鐵灰色的眼睛是那麼不可解。她希望她的眼神不要被看透，但她很擔心她的眼睛露出她感到的警戒。幾乎不論是哪個人要載她回家，她都會非常感激，但和他在一塊，她非常緊張，而且有罪惡感。她最不願做的事就是和他一塊待在一輛車子裏。

「謝謝，但不用了，」她慌忙道。「我住在幾條街外而已，而且這個社區很安全，